

<<山居心情>>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山居心情>>

13位ISBN编号：9787539928814

10位ISBN编号：7539928816

出版时间：2008-5

出版时间：江苏文艺出版社

作者：韩少功

页数：350

字数：31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山居心情>>

### 内容概要

丛书分为三卷：《山居心情》（韩少功等著）、《秋华与冬雪》（张承志等著）、《符号的角逐》（南帆等著）。

本丛书堪称集结了当代文化思想界的各种问题争论、思考。

其作者阵容之强大，包括了张承志、史铁生、张炜、朱学勤、李陀、刘禾、张旭东、王晓明、汪晖、许纪霖、黄平、陈嘉映、李泽厚、李锐、格非、王安忆、韩少功、摩罗、陈思和、于坚、迟子建、南帆、朱大可、韩毓海、朱苏力、李少君、韩德强、刘军宁等，谈论的问题，从教育、三农问题、环境保护到传统文化、现代性、底层关怀，无不涉及，堪称集结了当代文化思想界的各种问题争论、思考。

本丛书采用按相近主题分类的编辑方式，呈现近十年来中国文化思想界的真实状况及思想深度，是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重新清算，是对历史与大地的再一次认识。

本书是其中的《山居心情》（韩少功等著）。

作为大地，它有责任安放每一个落地者，不分尊卑高下。

本散文集作者阵容强大，包括了韩少功、迟子建、张亮程、张承志……。

谈论的问题，从教育、三农问题、环境保护到传统文化、现代性、底层关怀，无不涉及，堪称集结了当代文化思想界的各种问题争论、思考。

## <<山居心情>>

### 书籍目录

山居心情筑万松浦记简朴生活回忆录新疆时间（外一篇）草木精神动物的唯美城西之书两千里观鸟记一个人的战斗双向的沉重狗道与人道动物为什么要过马路（外二篇）动物与人：西方动物权利思想的来龙去脉我们对于动物生命的错误态度金沙江之子闻虎跳峡修水电站有感我与怒江的三次亲密接触野草的权利安放我的云南血统熄灭的马蹄西藏与写作“活文物”的湮灭蛇神生为农民1991年的乡间小镇海棠的风哦，神圣的树！  
自然笔记可怜鸟兽父母心树木爆裂之月（外一篇）点灯时分草药时代记得（外二篇）青青豌豆尖小细节

## &lt;&lt;山居心情&gt;&gt;

## 章节摘录

山居心情韩少功 湖面 我一眼就看上了这片湖水。

汽车爬高已经力不从心的时候，车头大喘一声，突然一落，一片巨大的蓝色冷不防冒出来，使乘客们的心境顿时空阔和清凉。

前面还在修路，汽车停在大坝上，不能再往前走了。

乘客如果还要前行，投访蓝色水面那一边的迷蒙之处，就只能收拾自己的行李，扛住自己的疲惫，到水边去找船。

这使我想起了古典小说里的场面：好汉们穷途末路来到水边，幸有酒保前来接头，一支响箭射向湖中，芦苇泊里便有造反者的快船闪出……这支从古代射来的响箭，射穿了宋代元代明代清代民国新中国，疾风嗖嗖又余音袅袅，把我嗖地一下射晕了头——我今天也在这里落草？

我从没见过这个水库——它建于七十年代中期，是我离开了这里之后。

据说它与另外两个大水库相邻和相接，构成梯级的品字形，是红色时代留下的一大批水利工程之一，至今让山外数十万亩农田受益，也给老山里的人带来了驾船与打鱼一类新的生计。

这让我多少有些好奇。

我熟悉水库出现以前的老山。

作为那时的知青，我常常带着一袋米和一根扁担，步行数十公里，来这里寻购竹木，一路上被长蛇、野猪粪以及豹子的叫声吓得心惊胆颤。

为了对付国家的禁伐，躲避当地林木站的拦阻，当时的我们贼一样昼息夜行，十多个汉子结成一伙，随时准备闯关甚至打架。

有时候谁掉了队，找不到路了，在月光里恐慌地呼叫，就会叫出远村里此起彼伏的狗吠。

那时这里也有知青落户，其中大部分是我中学的同学，曾给我提供过红薯和糍粑，用竹筒一次次为我吹燃火塘里的火苗。

他们落户的地点，如今已被大水淹没，一片碧波浩渺中无处可寻。

当机动木船突突突地犁开碧浪，我没有参与本地船客们的说笑，只是默默地观察和测量着水面。

我知道，就在此刻，就在脚下，在船下暗无天日的水深之处，有我熟悉的石阶和墙垣正在飘移，有我熟悉的锅灶和门槛已经残腐，正在被鱼虾探访。

某一块石板上可能还留有我当年的刻痕：一个不成形的棋盘。

米狗子、骨架子、虱婆子、小猪、高丽……这些读者所陌生的绰号不用记忆就能脱口而出。

他们是我知青时代的朋友，是深深水底的一只只故事，足以让我思绪暗涌。

他们三十年前从这里飞鸟各投林，弹指之间已不觉老之将至。

但他们此刻的睡梦里是否正有一线突突突的声音飘过？

巴童浑不寝，夜半有行舟。

这是杜甫的诗。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这是张继的诗。

独行潭底影，数息身边树。

这是贾长江的诗。

芦荻荒寒野水平，四周唧唧夜虫声。

长眠人亦眠难稳，独倚枯松看月明。

这是《阅微草堂笔记》中俞君祺的诗。

……机船剪破一匹匹水中的山林倒影，绕过一个个湖心荒岛，进入了老山一道越来越窄的皱折，沉落在两山间一道越来越窄的天空之下，我感觉到这船不光是在空间里航行，而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画廊里巡游，驶入古人幽深的诗境。

我用手机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在柴油机的轰闹中听不太清楚，只听到他一句惊讶：“你在哪里？”

你真的去了八景？

## &lt;&lt;山居心情&gt;&gt;

”——他是说这个乡的名字。

为什么不？

“你就打算住在那里？

” 为什么不？

我觉得他的停顿有些奇怪。

融入山水的生活，经常流汗劳动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自由和最清洁的生活？

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可靠的生活？

难道不值得羡慕和祝贺？

我被城市接纳和滋养了三十年，如果不故作矫情，当心怀感激和长存思念。

但城市越来越陌生了，在我的急匆匆上下班的线路两旁与我越来越没有关系，很难被我细看一眼；在媒体的罪案新闻和八卦新闻中与我格格不入，哪怕看一眼也会心生厌倦。

我一直不愿被城市的高楼所挤压，不愿被城市的噪声所烧灼，不愿被城市的电梯和沙发一次次拘押。

大街上汽车交织如梭的现代钢铁鼠疫，还有高墙上长满空调机疙瘩的现代钢铁麻风，更让我一次次惊悚，差点以为古代灾疫又一次入城。

侏罗纪也出现了，水泥的巨蜥和水泥的恐龙已经以立交桥的名义，张牙舞爪扑向了我的窗口。

“生活有什么意义呢？

” 酒吧里的男女们疲惫地追问，大多找不出答案。

就像一台老式留声机出了故障，唱针永远停留在不断反复的这句话，无法再读取往后的声音。

这些男女通常会在自己的墙头挂一些带框的风光照片或风光绘画，算是他们记忆童年和记忆大自然的三两存根，或者是对自己许诺美好未来的几张期票。

未来迟迟无法兑现，也许永远无法兑现——他们是被什么力量久久困锁在画框之外？

对于都市人来说，画框里的山山水水真是那样遥不可及？

我不相信，于是扑哧一声扑进画框里来了。

青砖 房子已经建好了，有两层楼，七八间房，一个大凉台，地处一个三面环水的半岛上。

由于我鞭长莫及无法经常到场监工，停停打打的施工便耗了两年多时间。

房子盖成了一个红砖房，也成了我莫大的遗憾。

在我的记忆中，以前这里的民宅大都是吊脚楼，依山势半坐半悬，有节地、省工、避潮等诸多好处。

墙体多是石块或青砖组成，十分清润和幽凉。

青砖在这里又名“烟砖”，是在柴窑里用烟“呛”出来的，永远保留青烟的颜色。

毫无疑问，中国古代以木柴为烧砖的主要燃料，因此青砖成了秦代的颜色，汉代的颜色，唐宋的颜色，明清的颜色。

这种颜色甚至锁定了后人的意趣，预制了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似乎只有青砖的背景之下，竹桌竹椅才是协调的，瓷壶瓷盅才是合适的，一册诗词或一部经传才有着有落，有根有底，与青色墙体得以神投气合和水乳交融。

青砖是一种建筑象形文字，是一张张古代的水墨邮票，能把七零八落的记忆不断送达今天。

大概两年多以前，老李在长途电话里告知：青砖已经烧好了，买来了，你要不要来看看？

这位老李是我插队时的一个农友，受托操办我的建房事宜。

我接到电话以后抓住一个春节假期，兴冲冲飞驰湖南，前往工地看货，一看竟大失所望。

他说的青砖倒是青的砖，但没有几块算得上方正，一经运输途中的碰撞，不是缺边，就是损角，成了圆乎乎的渣团。

看来窑温也不到位，很多砖一捏一擦就出粉，就算是拿来盖猪圈，恐怕也不牢靠的。

而且砖色深浅驳杂，像是杂交母猪生出了一窝五花仔。

这能盖什么？

给炮兵们盖一个藏身的迷彩工事？

老李看出了我的失望，也惭愧自己的大意，很不好意思地说，烧制青砖的老窑都废了，熟悉老一套的窑匠死的死了，老的老了，工艺已经失传。

## &lt;&lt;山居心情&gt;&gt;

他买的这窝五花仔，还是在邻县费尽了口舌，才请窑匠特地烧制出来的。

老工艺就无人继承么？

他说老工艺赚不到饭钱。

现在盖房子都用红砖，是因为红砖由机器生产，图的是价格便宜，质量稳定，生产速度快。

红砖已经占据了全部市场。

那就退货吧。

他更急了，说退货肯定不行，因为发货时已经交了钱，人家吃到肚里的钱还肯吐出来？

没想到建房一开局就砸了锅，几万块砖钱在冒牌的窑匠师傅那里打了水漂。

我只得吞下这口苦水，权宜变通一下，吩咐工匠们拿这些砖去建围墙，或者铺路，或者垫沟。

青伪劣烟砖既然成了半废物，附近有些村民也就闻风而来，偷偷搬了些去修补他们的猪圈或者阶基——后来我在那里看得眼熟，看得生疑，只是不好说什么。

我记得城里有些人盖房倒是在采用青砖，打电话去问，才知道那已经不是什么建筑用料，而是装饰用料，撇下运输费用不说，光是砖价本身已经让人倒抽一口冷气。

如果不打算建皇宫，就不能不接受廉价红砖的全面专政。

我这才知道，眼下的怀旧成本已经高涨，传统倒成了富人的专利。

市场规律逼迫穷人与富人在建筑美学上交换场地：穷人爱上了富人的红砖与水泥，富人倒爱上了穷人的青砖与石块。

这有什么奇怪吗？

正如穷人吃上鱼肉的时候，富人倒是点上野菜了；穷人穿上了皮鞋的时候，富人倒是兴冲冲盯上布鞋了……市场正在重新分配人们的趣味与习俗。

我曾经在一个座谈会上说过：所谓人性，既包含情感也包含欲望。

情感多与过去的事情相联系，欲望多与未来的事情相联系，因此情感大多是守旧，欲望大多是求新。

比如一个人好色贪欢，很可能在无限春色里见异思迁——这就是欲望。

但一个人思念母亲，决不会希望母亲频繁整容千变万化，即使母亲到手术台上变成个大美人，也纯属不可思议，因为那还是母亲吗？

还能引起我们心中的一丝心疼吗？

——这就是情感，就是人们对情感符号的恒定要求。

也许我们这个时代变化太快，无法减速和刹车的经济狂潮正在铲除一切旧物，包括旧的礼仪，旧的风气，旧的衣着，旧的饮食，旧的表情以及旧的砖瓦。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使我们欲望太多而情感太少，向往太多而记忆太少，一个个都成了失去母亲的文化孤儿。

人终究是人。

人的情感总是要顽强复活，即便是在欲望的风暴之下，一不小心还会有冬眠的情感种籽破土生长。

也许，眼下都市人群里的某种文化怀旧之风，不过是商家敏感到了情感萌动的商业价值，迅速接管了情感，迅速开发着情感，推动了情感的欲望化和消费化。

他们不光是制造出了昂贵的青砖，而且正在推销昂贵的字画、牌匾、古玩、茶楼、四合院、明式家具等等，把文化母亲变成高消费价码下的古装贵妇或古装皇后，逼迫有心归家的浪子们一一买单。

对于市场中的失败者来说，这当然是双重打击：他们不但没有实现欲望的权利，而且失去了感情记忆的权利，只能站在远远的价格隔离线之外，目光无法抵达贵妇或皇后的慈容，无法抵达自己曾经熟悉的家园。

我也无法抗拒这种打击，最终只盖了个红砖房子。

开荒 手心皮肤撕裂的那一刻，过去的一切都在裂痛中轰的一下闪回。

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垦荒，每天都把钐头齿和锄头口磨钝了，磨掉了几分，于是不但铁匠们叮叮当当忙个不停，大家也都抓住入睡前的一时半刻，在石阶上磨利各自的工具。

嚓嚓的磨铁之声在整个工区此起彼伏响彻夜天。

那是连钢铁都在迅速消溶的一段岁月，但皮肉比钢铁更经久耐用。

钐头挖伤的，锄头扎伤的，茅草割伤的，石片划伤的，毒虫咬伤的……每个人的腿上都有各种血色，

## &lt;&lt;山居心情&gt;&gt;

老伤叠上新伤。

但穿着破烂的青年已经习惯了，朝伤口吐一口唾沫，或者抹一把泥土，就算是止血处理。

我们甚至不会在意伤口，因为流血已经不能造成痛感，麻木粗糙的肌肤早就在神经反应之外。

我们的神经还可一分为二：夜色中挑担回家的时候，大脑已经呼呼入睡，但身子还在前行，靠着赤脚碰触着路边的青草，双脚能自动找回青草之间的路面，如同无魂的游尸。

只有一不小心踩到水沟里去的时候，一声大叫，意识才会在水沟里猛醒过来，惊愕着眼前的草丛和淤泥。

有一天我早上起床，发现自己两腿全是泥巴，不知道前一个晚上自己是怎么入睡的，不知道蚊帐忘了放下的情况之下，蚊群怎么就没有把自己咬醒。

还有一天，我吃着吃着饭，突然发现面前的饭钵已经空了四个，这就是说，半斤一钵的米饭，我已经往肚子一共塞下了两斤，可裤带以下的那个位置还是空空，两斤米不知填塞了哪个角落……眼下，我差不多忘记了这样的日子，一种身体各个器官各行其是的日子。

我也差点忘记了自己对劳动的恐惧：从那以后，我不论到了哪里，不论离开农村有多久，最大的恶梦还是听到一声尖锐的哨响，然后听到走道上的脚步声和低哑的吆喝：“一分队！

钯头！

箬箕！

”这是哈佬的声音——他是我以前的队长，说话总是有很多省略。

三十多年过去了，哈佬应该已经年迈，甚至已经不在人世，但他的吆喝再一次在我手心裂痛的那一刻闪回，声音宏亮震耳。

不知为什么，我现在听到这种声音不再有恐惧。

就像过量的蜜糖曾经让人作呕，太强的光亮曾经令人目盲，但只要有一段足够的时间，蜜糖与光亮会重新让人怀念。

劳动，一个火热和坚实的词，让我双脚重新回到了大地，解除了长时间高空飘荡的晕眩。

我对白领和金领不存偏见，对天才的大脑更是满心崇拜，但一个脱离了体力劳动的人，长久下去会不会肢体退化？

会不会有一种被连根拔起的心慌？

会不会在食物产销链条的最末端一不小心就枯萎？

德语中的Zuhandenheit（待用）与Vorhandenheit（在用）曾经是海德格尔（M·Heidegger）的关键词，描述了事物的被感知过程和世界存在的奥秘，其词根hand就是手，就是动手操劳。

但很多传统和现代流行理论，由劳心者们制作，隐含着脂肪肝、糖尿病、厌食症等各种富贵病，总是都把hand低看三等，把劳力者权当失败者的别号。

新潮的“知识经济”和“知本家”一类说法，不过是再一次翻版了上等人的自夸。

一位科学院院士在投影机前曾经以一只光盘为例，说光盘本身的成本不足一元，录上信息以后就可能是一百元。

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一般劳动和知识劳动的价值区别呵。

我当时差一点要冲着热烈掌声站起来大叫：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准备吃光盘和穿光盘吗？

这个例子亏他想得出来！

你们把院士先生这个愚蠢的举例写进光盘，那只光盘到底会增值还是会减值？

我当时没有提问，是被热烈的掌声惊呆了：我没想到鼓掌者都自以为是赚得那九十九元的时代中坚。

一个科学幻想作品曾经预言：将来的人类都形如章鱼，一个过分发达的大脑以外，无用的肢体将退化一些细弱的游须，只要能按按键盘就行。

我暂不怀疑键盘能否直接生产出粮食和衣服，也暂不怀疑一个键盘在七十二行的实践之外能输出多高的学问，但章鱼的形象至少让我厌恶。

让那个油头粉面的院士成为章鱼吧，不，我决不做章鱼，决不做大头鬼。

这种念头使我立即买来了锄头和钯头，买来了草帽和黄色的胶鞋，选定了院子里的一块荒坡，向想象中的满地庄稼走过去。

## &lt;&lt;山居心情&gt;&gt;

阳光如此温暖，土地如此洁净，一口潮湿清冽的空气足以洗净我体内的每一颗细胞。

从这一天起，我要消失在地图上的山地里，要直接生产土豆、玉米、向日葵、冬瓜、南瓜、萝卜、白菜……当然还有南方人爱吃的辣椒什么的。

我们要恢复四肢的强壮和灵巧，恢复手心中的茧皮和面颊上的盐粉，恢复自己大口大口的喘气和太阳底下的目光迷离。

我们要亲手创造出植物、动物以及微生物，在一切生命成长最原初的地方接管我们的生活。

我说的“我们”是指妻子，还有姐姐和姐夫——他们已从四川省一个大企业退休，从未下过乡，这次一起来转业务农。

村民们对我们的开荒有些好奇，挑剔我们的动作却赞许我们的工效，看到我们脚上的黄鞋子，脸上多有惊讶之色。

我这才注意到，他们脚下已见不到这种鞋子了，哪怕是一位半老农夫，出门礼服也包括一双皮鞋——尽管皮鞋上可能蒙有尘灰甚至猪粪，或者已经破旧得像一只只咸鱼。

年轻女子们当然更多一些讲究，脚下如果不是高跟鞋，就一定是松糕鞋，一种鞋底厚若砖块的日本样式。

她们虽然身居穷乡僻壤，但随时准备踏上都市里的地毯或者大理石。

我们挖得咣当巨响，火星四冒，还有掌心里的剧烈震动。

太阳下山的时候，我们已从泥土中翻出了几大堆卵石，然后一大块菜地初步成形。

我们规划了第二块菜地的区位，还决定以后把这些卵石拿来铺路。

这一天我吃得特别香，也睡得特别深，一夜无梦。

养鸡 农家有三宝：鸡、狗、猫。

鸡是第一条。

放在以前，鸡是一般农家的油盐罐子，家里的一点油盐钱，全是从鸡屁股头挤出来的。

现在经济有所改善，但鸡还是一般农家的礼品袋子，要送个人情或还个礼性，大多冲着鸡下手。

入住山村以后，农友们看着我们还顺眼，抽了我家的烟，喝了我家的茶，便回报一些瓜菜、红薯、糯米、熏肉、有时还有鸡仔。

这使我们家的鸡圈里迅速热闹起来，各路不一的鸡仔各自抱团，互相提防和攻击。

有一只鸡个头大，性子烈，只是没来得及给它剪短翅膀，它就腾空而去飞越围墙。

我们在后来几天里还不时看到它在附近游走和窥视，但就是抓不住它，只得听任它变成野鸡，成全它不自由勿宁死的大志。

鸡仔长大以后，雌雄特征更加明显起来。

一只公鸡冠头大了，脸庞红了，骨架五大三粗，全身羽毛五彩纷呈油光水亮，尤其是尾巴那几条高高扬起的长翎，使它活脱脱戏台上的金牌武生一个，华冠彩袍，金翎玉带，如操上一杆丈八蛇矛或方天画戟，唱上一段《定风波》或者《长坂坡》，一定不会使人惊讶。

几个来访的农民也觉得这家伙俊美惊人，曾把它借回家去做种。

这只公鸡是圈里唯一的男种，享受着三宫六院的幸福和腐败，每天早上一出埘，就亢奋得平展双翅，像一架飞机在鸡场里狂跑几大圈，发泄一通按捺不住的狂喜，好半天才收翅和减速。

但是这架傻飞机虽然腐败，却不太堕落，保卫异性十分称职，遇到狗或者猫前来觊觎，总是一鸡当先冲在最前，怒目裂眦，翎毛贲张，炸成一个巨大毛球，吓得来敌不敢造次。

如果主人往鸡场里丢进一条肉虫，它身高力大健步如飞，肯定是第一个啄到肉虫。

但它一旦尝出嘴里的是美食，立刻吐了出来，礼让给随后跟来的母鸡。

自己无论怎样馋得难受，也强忍着站到一旁去，伟岸的绅士风度实在让人敬佩。

“衣冠禽兽”一类恶语，在这只公鸡面前变得十分可疑。

把自利行为当作人性全部的流行哲学，在这只公鸡面前也不堪一击。

一只鸡尚能利他，至少能够利己利他，为何人性倒只剩下利己？

同是在红颜相好的面前，为何好些人间绅士倒可能遇险便逃和见利先取？

这公鸡感情不专放荡不羁，自然也有很多不文明之处，可挑剔之处，但它至少还能乱而不弃，喜新不厌旧，一遇到新宠挑衅旧好，或者是强风欺压弱莺，总是怜香惜玉地一视同仁，冲上前去排解纠纷，



## &lt;&lt;山居心情&gt;&gt;

把比较霸权的一方轰到远处，让那些家伙稍安勿躁恪守雌道。

这一点大概也比好些人间男士更可爱。

一天早上，我起床以后发现天色大亮，觉得这个早上缺了点什么。

想了半天，发现是刚才少了几声鸡叫，才使我醒得太晚。

我跑到鸡埭一看，发现埭里没有大公鸡。

这就是说它昨天晚上根本没有入埭。

那么它到哪里去了呢？

我左找右找，一直没有发现它的影子。

中午时分，我再一次搜寻，才在一个暗沟里发现了它的尸体。

奇怪的是，它身上没有伤口，显然不是被黄鼠狼一类野物咬死的。

它也不像是病死的，因为它昨天还饮食正常精神抖擞，没有丝毫病态。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得其解，只能把它葬在一棵玉兰树下。

那一天母鸡们怅然若失，也不怎么吃食，撒给它们的谷子剩留了许多，被一大群麻雀飞来吃了个痛快。

从此以后，鸡圈里少了一份团结与和谐。

母鸡们也能利他，但利他的圈子划得很小，只限于一窝同胞之内。

凡是气味不对的他家骨肉，就无缘受到爱护，双方处得再久还是形同陌路。

这就苦了一只小黄鸡。

它是新来的，在这里无亲无故，刚来时怎么也进不了鸡埭，一进门就被既得利益群体啄出门外。

我把它强行塞进埭门，第二天竟发现它头上鲜血淋淋，被活活地啄去了一块肉，致使它两眼欲闭，步履踉跄，奄奄一息。

他鸡即地狱呵！

没有明君的社会礼崩乐坏呵！

我没法查出凶手，再气愤也没法查凶惩顽，唯一可做的事，是找来红药水和消炎粉，给这只半死的小鸡疗伤。

我见它怯怯的根本不敢上前争食，又一连给它开了七八天小灶，每一次抓来些剩饭或谷子，让它单独进食。

其它的鸡见此情景嫉妒得拍翅大叫，但在我的一再呵斥之下，无法靠近过来，只能远远地看着小黄鸡吃香喝辣。

我们把这只鸡命名“小红点”，名字源于它头顶红药水时，脑袋上有鲜明的标记。

我们没有料到的是，自小红点被我们从死亡线上救回来以后，它怕鸡不怕人，亲人不亲鸡，在鸡圈里总是形单影只，呆在冷清的角落，一见人倒兴高采烈地跑上前来，不似其它那些鸡，即便见你是来喂食也会四散惊逃，直到你提着空盆离去，才敢一哄而上前来抢啄。

每到黄昏，小红点也迟迟地不回鸡埭，一有机会就跑出鸡圈，跑到我家的大门口，孤零零地守候在那里，对门内的动静探头探脑，似乎一心一意要走进这张门，去桌边进食，去床上睡觉，甚至去看看电视。

看得出，它眼睛眨巴眨巴，太想当一个人而不想做一只鸡了。

半年多以后，它还是保持着跟人走而不跟鸡玩的习惯，即使主妇很不待见它在门前拉屎，即使主妇一次次把它赶回鸡群，但它还是矢志不改总是跟着人转，有时踩着了我的脚，啄了我的脚，也若无其事。

它顽强的记忆是不是来自那一次刻骨铭心的疗救？

或者像邻居老吴说的：它前世很可能本就是个人，同人有某种缘分？

它一天天长大了，拉在我家门前的粪便是越来越多了。

但我不知道怎么对待这只孤独的鸡。

假如它哪一天要终结在人类的刀下，它会不会突然像人一样大喊一句“救命”？

或者含着眼泪嘟哝一声“我无怨无悔”？

## &lt;&lt;山居心情&gt;&gt;

那一天正越来越远。

草木 佛教慈悲一切有眼睛的生命，故没有“人”而只有“有情”的概念，把人与动物圈并置这一概念之内，一视同仁。

这一来，只有植物降了等级，冷落在慈悲光圈之外，于是牛羊大嚼青草从来不被看作屠杀，工匠砍削竹木从来不被看作酷刑。

佛祖如果多一点现代科学知识，其实可知草木虽无心肝，却也有神经活动和精神反应，甚至还有心理记忆和面部表情——至少比网络上的电子虚拟宠物要“有情”得多。

比如我家的葡萄就是小姐身子丫环命，脾气大得很，心眼小得很。

有一天，一树葡萄叶突然只剩下光光的主杆，叶子全部脱落在地任人碾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想了好一会，才记起来前一天给它修剪过三四片叶子，意在清除一些带虫眼的破叶，以便它更为靓丽清新。

肯定是我这一剪子惹恼了它，让它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来个英勇地以死抗争。

你小子剪什么剪？

老娘躲不起，但死得起，不活了！

不仅是这一株，其它葡萄也不好惹，决不容我随意造次。

又一次，我见另一株葡萄被风雨吹得歪歪斜斜，好心让它转了个身子，以便攀上新搭的棚架。

我的手脚已经轻得不能再轻，态度已经和善得不能再和善，但还是再次逼出了惊天动地的自杀案，又是一次绿叶呼啦啦尽落，剩下光杆一根。

直到两个多月后，自杀者出足了气，逞足了威风，枯杆上才绽出一芽新绿，算是气色缓和心回意转。

相比之下，姿质平平的梓树就醇厚得多。

工匠们建房施工时，把一棵碍事的小梓树剁了，又在树根旁挖灶熬浆料，算是刀刑火刑无不用其极，足足让小树死了十几遍。

不料工匠离开半年之后，这树竟无怨无悔，从焦土里抽枝发叶，顽强地活了过来，为主人很快撑起了一片绿荫。

在中国的文字里，木匠原名“梓匠”，故乡又名“桑梓”，可见这种树在历史上颇有年头。

这与它的不屈不挠和任劳任怨一定不无关系。

我只是觉得这种树稍稍有点蠢，比如初秋之际，寒暖不定，它们似乎是被气候信号搞糊涂了，不知眼下是什么季节，就又落叶又发芽的，如同连哭带笑，又加棉袄又摇扇，蠢得有点丢人现眼。

秋天来了！

我忍不住冲着它们喝斥。

它们似乎听不懂，新芽还是冲着落叶往外窜。

草木的心性其实各各不一：牵牛花对光亮最敏感，每天早上速开速谢，只在朝霞泼地的那一刻爆出蓝花一串，相当于植物的鸡鸣，或者是色彩的早操。

桂花最守团队纪律，金色或银白的花粒，说有就全树都有，说无就全树都无，变化只在瞬间，似有共同行动的准确时机和及时联系的局域网络，谁都不得自由主义地擅自进退。

比较而言，只有月季花最为娇生惯养。

它们享受了最肥沃的土壤，最敞亮的受阳区位，最频繁的喷药杀虫，但还是爱长不长，倦容满面，暮气沉沉。

硬要长的话，突然窜出一根长枝，挂上一两朵孤零零的花，就把你给打发掉。

当一棵树开花的时候，谁说它就不是在微笑呢？

当一片红叶飘落在地的时候，谁说它不是一口哀怨的咯血？

当瓜叶枯黄甚至枯黑的时候，谁说这不是它们在咳嗽或者呻吟？

有一些黄色的或紫色的小野花突然在院墙里满地开放，如同一些吵吵闹闹的来客。

它们在随后的一两年里突然不见踪影，不知去了哪里，满园静寂无声。

我只能把这事看作是客人的愤然而去和含怒绝交——但我在何事上得罪了它们？

再说我们同时栽下的一些桔树吧。

手心手背都是肉，我对它们同样地挖坑同样地修剪同样地追肥，但靠路边的三棵长得很快，眼看就要

## &lt;&lt;山居心情&gt;&gt;

开花挂果，其它几株却无精打采，单薄瘦弱，长来长去还是侏儒，甚至叶子一片片在蜷缩。

有一位农妇曾对我说：你要对它们多讲讲话么。

你尤其不能分亲疏厚薄，要一碗水端平么——你对它们没好脸色，它们就活得更没有劲头了。

我对这个建议半信半疑：几棵树苗也能看得懂脸色？

夜晚 月亮是别在乡村的一枚徽章。

城里人能够看到什么月亮？

即使偶尔看到远远天空上一丸灰白，但暗淡于无数路灯之中，磨损于各种噪音之中，稍纵即逝在丛林般的水泥高楼之间，不过像死鱼眼睛一只，丢弃在五光十色的垃圾里。

由此可知，城里人不得不使用公历，即记录太阳之历；乡下人不得不使用阴历，即记录月亮之历。

哪怕是最新潮的农村青年，骑上了摩托用上了手机，脱口而出还是冬月初一腊月十五之类的记时之法，同他们抓泥捧土的父辈差不多。

原因不在于别的什么——他们即使全部生活都现代化了，只要他们还身在乡村，月光就还是他们生活的重要一部分。

禾苗上飘摇的月光，溪流上跳动的月光，树林剪影里随着你前行而同步轻移的月光，还有月光牵动着的虫鸣和蛙鸣，无时不在他们心头烙下时间感觉。

相比之下，城里人是没有月光的人，因此几乎没有真正的夜晚，已经把夜晚做成了黑暗的白天，只有无眠白天与有眠白天的交替，工作白天和睡觉白天的交替。

我就是在三十多年的漫长白天之后来到了一个真正的夜晚，看月亮从树阴里筛下满地光斑，闪闪烁烁，飘忽不定；听月光在树林里叮叮当地飘落，在草坡上和湖面上哗啦哗啦地拥挤。

我熬过了漫长而严重的缺月症，因此把家里的凉台设计得特别大，像一只巨大的托盘，把一片片月光贪婪地收揽和积蓄，然后供我有一下没一下地扑打着蒲扇，躺在竹床上随光浪浮游。

就像我有一本书里说过的，我伸出双手，看见每一道静脉里月光的流动。

盛夏之夜，只要太阳一落山，山里的暑气就消退，辽阔水面上和茂密山林里送来的一阵阵阴凉，有时能逼得人们添衣加袜，甚至要把毯子裹在身上取暖。

童年里的北斗星就在这时候出现，妈妈或奶奶讲述的牛郎星织女星也在这时候出现，银河系星繁如云星密如雾，无限深广的宇宙和无穷天体的奥秘哗啦啦垮塌下来，把我黑古隆冬地一口完全吞下，天幕上闪烁不定的遥远彼岸在步步逼近。

我是躺在一个凉台上吗？

也许我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太空人在失重地翻腾和漂浮？

也许我是一个无知无识的婴儿在荒漠里孤单地迷路？

也许我是站在永恒之界和绝对之境的入口，正在接受上帝的召见和盘问？

……这是一个必须绝对诚实全盘招供的时刻。

我突然明白了，所谓城市，无非是逃避上帝的地方，是没有上帝召见和盘问的地方。

山谷里有一声长叫，大概是一只鸟被月光惊飞了。

<<山居心情>>

编辑推荐

《山居心情》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为大地，它有责任安放每一个落地者，不分尊卑高下。

<<山居心情>>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